文學花園

父親書房瀰漫着墨香

水墨畫家黃湘玲

父親節對那些已經沒有父親的兒女們來講似乎沒有大意義，因為不必花心思去挑選一份合父親心意的父親節禮物，更不用一早去酒樓餐廳訂位，請爸爸吃餐豐盛晚飯。但這又是否與自己無關呢？似乎又不是，父親不在塵世了並不代表在兒女心中完全消失。從有記憶力開始，父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忘不了，不管是疼惜還是罵，都會永留兒女腦海裏。雖然我的父親——「渡海三家之一」黃君璧離開我三十多年了，但因為畫畫的媒介，我們父女的感情從未被歲月沖淡，爸爸的故事刻在我心裏。也許慶祝父親節的形式與我無關，但總會觸動心靈上那根思念之弦。最近見到父親畫的作品《金陵景色》，勾起更多回憶，把我拉回墨韻山水藝術的童年。

小時候最愛溜到父親的書房，那處總是瀰漫着墨香。人們都說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，父女感情通常特別好，我也覺得沒錯，爸爸確實視我為掌上明珠，只希望我快快樂樂生活。我常常坐在大畫桌旁陪父親畫畫——看他提筆蘸墨，在宣紙上揮灑。他的手腕輕輕一轉，山巒便有了脊樑；筆尖微微一頓，溪水便有了流動的韻律。我仰着頭問：「爸爸，為什麼你的山總是那麼迷濛多雲？」他笑着摸摸我的頭：「因為我筆下白雲堂的山水畫，就是有生命力，有情感。」

8歲到12歲那些年，他教我握筆，我小小的手被他寬厚又溫暖的手掌包裹着，筆桿微傾，墨汁在紙上暈開，我嚇壞了，但是父親告訴我畫畫和做人一樣，要穩，不要急……

他說：「下筆要穩，心要靜。」漸漸我學着他的畫，雖然畫得不太好，他卻從不嫌棄，反而總是鼓勵我，甚至有時還是把我的「大作」貼在牆上對他的學生們炫耀說：「看，這是我小女兒的畫，很不錯吧！」

我的小小心靈受到鼓勵，漸漸種下了繪畫天分的小苗……

青少年時期，我比較任性，常常亂畫，父親從來也沒有責罵，只是用時間、空間給我自由，並告訴我：「畫畫不是為了比誰好，而是為了讓心找到歸處。」他常帶我去天台看星星，指着遠處的山影說：「你看，大自然才是最偉大的畫家，也是你最好的老師。」

十八歲，我離家去美國遊學，臨行前他送我一套特別定製的狼毫筆並且告訴我：「無論走多遠，別忘了怎麼提筆，不要放棄自己的興趣！」

我一直都沒有放棄過！

日子久了，發現父親的背已經微微佝僂，但案頭的畫卻愈發蒼勁。他拉着我的手說：「畫可以放，但心別太忙。」

父親很喜歡和我手牽手去散步或者並肩坐在院子裏，聽風吹過竹林的聲音……

每日晚上飯後，我們總是有說有笑，好開心的時光啊！

我二十九歲那年，他走了。整理遺物時，我在他的抽屜裏發現一疊泛黃的紙——全是我小時候的塗鴉，每一張他都細心保存。那時，我眼淚不自主掉下……父親是那麼愛我！連小時我的畫稿他都存着……他喜歡看着我一點又一點的進步。

●水墨畫家黃湘玲與父親黃君璧 作者供圖

如今，每當我提筆作畫，總能感覺他的手仍輕輕扶着我的手腕。墨色深淺間，他的教誨仍在耳邊：「下筆要穩，心要靜。」

父親節已至，我鋪開宣紙，畫一座遠山，一片流雲。山如他的脊樑，雲似我的思念。

墨跡未乾，彷彿還能聽見父親驕傲地對人說：「看呀！這是我的小女兒Anna畫的畫……她很棒吧？……」

父親對我的鼓勵，一直是我在藝術創作的崎嶇路上克服辛苦、堅持下去的最大的動力！奔走於香港、台灣、內地開班教授學生，延續爸爸的教育理念，如何將爸爸的藝術傳承下去是我做不完的功課。

謝謝爸爸……如果有來世，願我還可以再做你的小棉襖，貼心的女兒。

爸爸……我愛你！！

父親的路

劉太義

他總在不停地出走和回歸
春天帶出去一袋袋乾糧
秋天又拉回一車車糧食
我懷疑，那條路上有無盡的寶藏
對於那條路，他總是樂此不疲

我還懷疑，那條路上
有一對雕刻匠和染匠
每一次歸來，他脊背的顏色就變得
更黑，臉上的溝壑也更深一些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鄉情涓涓

父愛如酒

蘇建

有人說，父愛如山，穩重深沉，默默為子女遮風擋雨；也有人說，父愛如茶，初嘗平淡，細品之下卻滿是醇厚溫情；還有人說，父愛如燈，在黑暗中照亮子女前行的道路。而我認為，父愛如酒。

兒時，父親在我眼中是個嚴肅的人。他總是早出晚歸，忙於工作，我們之間的交流並不多。每次看到他，我心裏總有一絲敬畏，如同面對一杯尚未開啟的烈酒，只看到那冰冷的瓶身，卻不知內裏乾坤。

夏日的夜晚，悶熱難耐。老舊的風扇在頭頂嘎吱嘎吱地轉動，卻絲毫驅散不了空氣中的燥熱。我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難以入眠。這時，父親輕輕推開房門，走進我的房間。他的身影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高大，我趕緊閉上眼睛，佯裝熟睡。父親走到床邊，小心翼翼地為我掖了掖被角，動作輕柔而又謹慎，生怕驚擾到我。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和汗水的氣息混合在一起，那是獨屬於父親的味道，那一刻，這味道竟讓我感到無比安心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在學校參加運動會，跑步比賽時不小心摔倒了，膝蓋和手掌擦破了皮。看着流血的傷口，我委屈得淚水在眼眶裏打轉。傍晚回到家，父親看到我受傷的樣子，只是淡淡地問了句怎麼回事，便沒有再多說什麼。我滿心期待他能像母親那樣心疼地安慰我，然而並沒有。那一刻，我覺得父親的愛如此淡薄，就像酒的辛辣，讓我心生抵觸。

隨着歲月的流逝，我漸漸長大，面臨的挑戰與壓力也越來越多。在學業上遭遇挫折、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，我開始感到迷茫和無助。每當這時，父親總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，沒有過多的言語，只是用他那堅定的目光看着我，鼓勵我重新振作。

就像那次我高考失利，心情低落到了極點，覺得自己的人生彷彿陷入了黑暗。父親默默地陪我坐了很久，然後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酒，倒了兩杯，一杯遞給我。他說：「孩子，嘗嘗這酒。」我猶豫地端起酒杯，輕抿一口，酒的辛辣瞬間在口中散開，但緊接着，一股醇厚的香氣在舌尖瀰漫開來。父親看着我，緩緩說道：「人生就像這酒，有苦澀也有甘甜，遇到挫折別氣餒，咬咬牙就過去了。」那一刻，我望着父親那寫滿滄桑卻又無比堅毅的臉，突然明白了他的愛。

如今，我已遠離家鄉，在陌生的城市為夢想奔波。每次與父親通電話，他的話語依舊不多，但我卻能從那簡短的問候中感受到深深的牽掛。父愛這杯酒，年輕時我們或許無法品味出其中的美妙，因為它的醇厚需要歲月的沉澱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們才會發現，這酒越陳越香，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深情與力量。它在我們迷茫時給予指引，在我們疲憊時給予支撐，在我們成長的每一個階段，都默默地散發着獨特的魅力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指間歲月

記憶中的父親

張武昌

又一個父親節來臨了，父親離開我已有二十多年，我也到快退休的時候了。幾年前的父親節我寫了一篇《善良的父親》，這幾天，有關父親的故事，不知不覺地又呈現在我的腦海裏，每一個片段都會讓我對父愛的含義，理解更多一些，感觸更深一分。

小時候，父親就像那座大山，威嚴而深沉，總是默默地為我們遮風擋雨，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，保護着我們成長。當我已然為人父的時候，才發現父愛也可以是親近的、細膩的、綿長的……

因為爺爺、奶奶體弱多病，父親只能留在家鄉照顧他們，以農耕為生，不能像他的同學一樣遠走他鄉。父親的教育程度是初中畢業，在當時的年代也算是知識分子了。父親當過老師，參加了漳平到龍岩的鐵路建設，做過永定工區、下洋工區幹事。曾經是縣人大代表、縣僑眷代表、縣僑聯會委員、岐嶺鎮僑聯會常務委員。一生正直善良，從不欺負他人。 父親的學生也有當官的，但他性格剛直，不輕易求人。

大集體時期，有些地方生產隊的糧食是按現有人口平均分配，當然人口糧也不是免費發放的，是根據餘糧的價格來進行計算，計算出每戶口糧需要付的金額，然後每戶用獲得的工分抵扣，工分不夠的則要用錢代替支付。我家屬於大家庭，家中有十口人，只有父母親兩個勞動力，父親為了多賺工分，常年承擔駛牛工作，母親則跟隨父親出工。

記憶中父親在犁水田的時候會捉到黃鱔、泥鰍、田螺之類的東西，他會帶回來給我們一個驚喜。母親把牠清洗乾淨，然後配些酸菜煮湯，給大家帶來「豐盛」的晚餐。

●父親是我人生中永恒的港灣。 AI繪圖

我最喜歡吃的是父親做的糯米飯，他做糯米飯時會放些花生、紅棗、糖冬瓜之類的配料，做糯米飯時產生的鍋巴是我的至愛。

父親房間的牆上掛着一把算盤，他在生產隊當出納期間，把賬目處理得井然有序、清清楚楚。他白天在田地裏幹活，晚上則把隊裏的收入與付出用算盤重複核實，工工整整地記錄在一本筆記簿上。

父親樂於助人。經常和我們講，別人有困難能幫要幫，特別是一些家境不好的人。因為我們兄弟姐妹多，也曾有過很多辛酸的經歷。改革開放後，大哥去香港定居，家庭生活環境才得到徹底改善。

八十年代後期，父親搬進城鎮居住後，變得祥和了，平時會與鄰居打麻將、泡茶聊天。

父親表面上對我是不理不睬，但心底裏對我還挺上心的，特別是我的婚姻大事，私底下託鄰居幫我介紹對象。可我當時沒有一份正式職業，生怕無法養家餬口，一心想先解決就業問題，也就沒有把它當回事。

父親雖然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，像茫茫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但他對社會也是有貢獻的。教出了不少優秀學生，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繼續為民造福。擔任區人大代表期間，提交了不少有利鄉村發展的議案，並獲得通過。在僑務工作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，任職僑聯會職務期間，經常要在鄉裏、區裏兩邊走，開完會帶回來一大疊資料，再給僑眷家屬傳達相關政策。並給旅居海外鄉親寄發鄉訊資料，讓他們充分了解內地的政策，動員海外同胞回鄉投資，帶動鄉村事業的發展。

我想起父親，常常徹夜難眠，淚流滿面。父親是我人生中永恒的港灣，給我無盡的力量和勇氣。他生活上勤儉節約、工作中任勞任怨的精神，永遠在我心中留存。他善良的品行一直影響着我，坦蕩做人、踏實做事的要求時常在我的耳邊回響。

父親節來臨之際，我衷心祝福普天下正直勇敢善良的父親們，父親節快樂！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、香港作家聯會會員）

窗明風和

父親的郵冊

徐妮

父親珍藏的那本集郵冊，攜着歲月的溫度，走過了半個世紀。

冊子裏的郵票是父親當兵期間集來的。殷紅色的封皮，紐扣般大的黑色磁吸扣，封底像信封一樣摺過來，輕輕一按便「卡噠」一聲合上了，好似一封待人開啟的信箋。

翻閱郵冊，只見一張張郵票分類鑲嵌在郵紙裏，花花綠綠，井井有序。郵票大多都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發行的。那時，十八歲左右的父親正身着軍裝在部隊裏。那時，一封書信往來很慢。一枚枚八分錢的郵票趟過千山萬水，才能把親人的思念送到部隊。父親捨不得丟掉那些珍貴的信物，便用省吃儉用的錢買了集郵冊。當戰友們知道了父親的舉動，也紛紛將用過的郵票攢下來送他。積少成多，四年時光，一本承載着厚重情感的郵冊就這樣誕生了。

票面上的圖案，有河姆渡遺址、秦兵馬俑、四大名著、古代名人、現代建築、珍禽奇獸，真是包羅萬象，怎麼看都看不夠。大多數郵票上都印着斑駁的郵戳，還有一些未蓋郵戳的便是父親為了集齊一套從郵局買來的。其中有一套是中國乒乓球隊榮獲七項冠軍紀念獎盃，一座座銀色的獎盃熠熠生輝，嵌在了郵冊的第一頁。我想，那一定是父親最珍視的一套郵票，這也證實了父親一直以來對國球的熾熱情懷。

最讓我印象深刻是那張白樺林雪景郵票。兩排挺拔的白樺林堅韌挺拔，樹幹披着厚雪，一條寬闊的銀色大路通向遠處，看起來很美，有一種寧靜致遠的意境美。我曾問過父親：「這是哪裏呀？」父親思索着說：「像是大興安嶺吧，遠方的冬天。」「遠方」 這個詞從此種在心裏，像郵冊裏一枚未解的謎題，等着我去拆封。

十八歲那年，我走進了郵票裏的「遠方」。我到千里之外的城市讀書，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天。

遠方的雪很美，我卻無比想念家鄉，想念父母，甚至想念家裏溫暖的被褥。想給父母打電話，卻總盯着手機屏幕上的話費餘額發呆。直到大二那年，正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，奧運充值卡一時風靡整個校園。起初，我只覺得卡面上的圖案有意思，用過的卡捨不得丟掉，就隨手夾在了書本裏。後來當我看到三枚奧運會獎牌時，瞬間想到了父親的那本集郵冊，心像是被什麼觸動了，突然就有了一種強烈想要珍藏的念頭。

在那段日子裏，我撥打給家裏的電話都比往常多了些。但是要等自己用完一本充值卡，可太費錢也太費時間了。於是，我特地到商店買了一本全新的奧運主題充值卡。一到晚上，我便穿梭於各個女生宿舍間，將卡號和密碼原價分享給需要的同學，只為留下那一張張卡片。當最後一張「奧運會徽」 卡嵌進集冊時，我忽然懂了父親當年的心情：那些被小心收藏的，何止是一張張紙片？分明是青春裏最笨拙卻最真摯的情感。——父親的郵票寄過「一切安好」，我的充值卡存過捨不得掛掉的長話。我們都把「思念」疊進了不同時代的「郵票」裏。

如今父親的集郵冊已有些陳舊，我的奧運卡冊也落了薄灰。但每當我翻開它們，就能看見兩個時空在光影裏重疊。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遠方印記。就像我和父親，我們在不同的年代都有要去的遠方。但相同的是，我們都珍藏了一份不可複製的美好。那是對家的眷戀，對世界的好奇，更是歲月裏永不褪色的溫柔印記。

當我再次翻開父親的郵冊，銀色的獎盃依然閃閃發亮，白樺林的雪仍在靜靜飄落。而我知道，在更遠的「遠方」，總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跨越時光，小心珍藏。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